

善宿比丘的返俗

中觀

二千五百餘年前的印度，有一小國家，叫做毘舍離。城中有不少的居民，對隸車子善宿的出家事，似乎都很關心，紛紛在議論：

「善宿出家了，跟一位頂頂大名的佛陀出家了，真是值得讚歎的事！」

「他是一位有名氣的學者，我們毘舍離國城中的官民，提到他的名字，誰不敬仰？不過，像這樣受人尊敬的學者，又年青，又上進，將來的造就，可真不小，為什麼要去出家呢？」

「可不是嗎？好多人都是這樣的想。聽說他的父親也是一位名學者，立身處世，好有本領，傳說還有什麼精微獨到的神祕學術，只是去世太早了，沒有能夠留傳下來，善宿爲了這事，很感到懊惱和遺憾哩！」

「那末，他現在出家了，他的師傅！佛陀，據說是有大慈悲和大智慧的人，而且能知過去與未來的事，真是神通廣大，法力無邊，他可以請他的師傅顯一點神通，把他父親未傳的祕術告訴他，不就行了嗎？」

「是的，也許他的出家，就是爲了這件事哩？聽講，當他初次見到佛陀，對佛陀的功德，稱讚不絕，尤其敬慕佛陀的神通，所以才發心出家的。」

「這樣說來，他是爲學神通而

出家了，如果學會了神通，那時他父親的祕術，在他的神通追求下，不就可以知道嗎？」

「當然，有了神通，什麼過去未來，都能知道，這點還成什麼問題呢？不過，聽說佛陀並不贊成專學神通的出家人，主要的還在淨修三業——身、口、意，去惡從善，契悟真理，從有漏的生死中，獲證無漏的解脫，才是真正出家的目的；因爲學得神通，並不能了生死，證解脫，甚且有神通，反而障了了解脫大道，像佛陀的堂弟提婆達多，因神通而造罪，結果墮落在地獄，又如一般有神通的外道，佛陀不但不稱讚他們，且譴責他們爲痴人，因爲雖有神通，生死未了，還同凡人，有什麼可貴呢？」

「如此論來，那末，善宿出家的志願，是不合佛陀之道了，如果不知道覺悟和改正，來日會不會有失意的後悔呢？」

「這很難講，不過我們總希望不致有如此的事情發生。」

「對的，我們更希望他覺悟，爲道而出家，爲真理而出家，爲生死而出家，爲衆生而出家，從佛陀那裡學得廣大的慈悲，高深的智慧，爲黑暗的人間，作光明的導師！」

二

沉寂很久的冥寧國首都——阿菴夷城，得到佛陀要來講學的消息，又激起了開忙的浪潮，城中的官民，爲要歡迎渴別很久的佛陀及一千二百五十位常隨弟子，都帶着興奮和緊張的情緒，在籌備和等待。

佛陀自從在毘舍離國講學後，即領着一般常隨弟子和新出家的善宿，遊歷四方，經過了長時間的奔走，到過了許多的國家，才轉向久別的阿菴夷城而來，到達城外，接受了無數的官民歡呼與敬禮，然後即到距城數里的廣大叢林中暫住，林中有不少建築不甚精緻的房舍，其中也有一座大講堂，這些，都爲城中敬仰佛陀的官民所建，供養佛陀說法，及弟子們的安住與修行的。

有一天，佛陀從城中乞食歸來，爲弟子們說法，聽講的弟子們，在講畢後，有些回到靜室自修，有些在林中經行，也有些團聚在一塊草地上，坐着互相研究佛陀的教誨，其中有位比丘，從研究的問題中，轉到善宿的身上，於是大家討論起來。

「奇怪得很！近來善宿沒有往時用功了，聽法也沒有精神，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？」

「對啦！我也覺得他有點異樣，從前他對這有紀律和有和樂的教團生活，感到很有興趣，現在像變了，有點像討厭，真不知是什麼原因？」

「也許他的身體上有什麼不適，才有這種失常的態度吧？」

「不見得，他的身體很健康，從來沒有聽到他說過有病。不過前幾天，我曾聽到有人在自言自語，說什麼祕術未知神通未得，不知道是不是他？」

「想起了：他出家原是爲他父親的祕術失傳，想從我們世尊這裡獲知，或者修得神通，大概世尊沒有對他講到這些，所以他感到失望吧？」

「說對了，最近我也聽他對人講，世尊不是能知過去未來的事嗎？爲什麼我出家數年了，都沒有教

(上接前面十五頁)

險惡深坑裡去。如果一快一慢，那就不堪回首了。古人說：「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，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！」現在趕快的捨棄迷途，登上覺岸。雲谷禪師對袁了凡先生說：「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，未來種種譬如今日生」。陶淵明先生更說得好，「識迷途其未遠，覺今是而昨非」，悟已往之不諫，知來者猶可追。大家能够改過自新，勉力爲善，認識了迷途和覺悟的方向，不爲聲色貨利所迷，不爲假我所困，大家都還年青，罪滿自由了以後，走上光明且途覺路，不但現身精神就能自由快樂，死了以後，也不受三途的惡報。帶來了幾本佛教雜誌，大家次可以分看以作精神慰藉，有機會下次再來和大家見面談談佛法。

佛曆二五二一五年講于新竹少年監獄

自動樂助菩提樹功德芳名

- 草屯碧山岩、臺中靈山寺、阮降愈、應金玉堂等四位各貳百元。
 - 張月珠、白開亭二位各壹百十元。
 - 證蓮老和尚、鄭夢醒、張佩環、李濟道等四位各壹百元。
 - 中國佛教會、鍾賀政、呂來因、老久和染廠、嘉義佛支會、彭寬謀、葉國樑、蘇景山、張子封、胡光璫、蔣葛妙信、賀一生等十二位各伍拾元。
 - 黃水油七十元。
 - 心然法師、佛教會館、慈航院、林炳榮等四位各四十元。
 - 無名氏卅五元(慧峯法師寄來)。
 - 湯志國、邵育芳、準英等三位各二十元。
 - 陳繼良、招鏡、寶育仁等三十元。
- 以上共計貳仟參百七十五元正 特此鳴謝！

過我們的神通修法，也沒有見到顯過一次神通呢？」

「當然不會教的，因為世尊是教佛法的，我們常見到世尊常為他個別講開示，要他如何的修學，如何的進趣解脫，這些才是出家比丘應當努力修學的正道，世尊如何會教這些不關重要的法呢？」

「再說：世尊不也為他現過幾次神通，譬如有一次，他獨自乞食，訪問一位叫做伽羅樓學者，除了他們在討論一些不相干的話，沒有第三人知道，可是他回來了，世尊不用他稟告，即都全知了，這不是世尊現的神通嗎？又如有一回，他看到一位叫羅羅帝梵志，伏在糞堆上，覺得這是一位羅漢，能夠捨憍慢心，不嫌惡臭。後來世尊為糾正他的錯誤思想，道出他的心思，告訴他那是外道邪行，不能證到聖果的；並且說七天之後，那位外道，即要因糞發毒，腹脹而死，那時他不相信，過了七天，再看那位外道，果然如世尊所言，已經腹脹死了，這不是現的神通嗎？只是他沒有慧眼，所以不能知道，那能嫌責世尊呢？比如清天白日，明眼自見，盲者不見，豈能罪天責日？」

「照這樣的情形看來：他的信心已發生動搖了，在不安和失望的情緒中，恐怕不久他會變的。」

「議論至此，眾比丘不勝嗟嘆地散去！」

一個不很整齊的竹園，孤立在偏僻的土山上，如果站在園前，可以看到影影約約的阿窣夷城。園中的主人名叫房伽婆，這是一位名氣很大的學者，道友廣多，經常在一座小茅房中，研究所喜愛的正道學說，對佛教也頗有好感，因此，和

佛陀及佛陀的弟子們，都有往來。有一天，房伽婆梵志在園中散步，聽到一陣足步聲浪，從園外傳入，知道有客來訪，忙打開園門，出外迎接，等到來人見面，不覺驚訝起來：「啊！你不是善宿嗎，好久不見了！」

「是呀！所以我在今天特來看你。」

「我聽說你跟佛陀出家了，我常為你慶得明師，慶你好好有福氣呀！」

「可是我現在又返俗了，你看我不是穿的俗人服裝嗎？」

「返俗！出家不是很好嗎？為什麼又要返俗呢？」

「是的，本來我也以為出家是好的，可以修得智慧，學得神通，而且佛陀又很慈悲，能夠滿人的所求，可是我出家多年，才知道佛陀是一個慳吝的人，他不願人學習神通呵！」

「善宿！你怎麼說出這話來？你不是信仰佛陀才出家的嗎？為什麼要違背自己的信仰而謗佛？誰不知道佛陀是人間的慈父，你看他有廣多的弟子與信徒，不都是他教化的嗎？沒有慈悲的人，根本只會自利的，那能經常為衆生的福利而不辭辛勞的宏化四方，這決不是慳吝的人所能做到的事呵！」

在你既經返俗，也只好算了。不過從此你還要本著向上的精神，努力做人，我以老朋友的資格勸你，再說，佛陀又沒有要你返俗，對佛陀不要說什麼無益的話，至少也得表現友好的態度，才是做人的道理啊！」

一番適意的忠告，善宿講不下去了，於是告別而去。梵志在送出門後，望著他的背影慨歎不已！

四

美麗的大地，清爽的春晨，佛陀獨自向阿窣夷城的通衢中慢步前進，準備進城乞食，忽然想起久別的友人房伽婆，看看乞食的時間還早，於是折回小路，投向房伽婆的竹園而來。房伽婆正在自修，接到佛陀的駕臨，有如慈父探子，說不出的興奮與歡喜！在互道渴別中，房伽婆提到返俗的善宿，佛陀驚奇的問道：

「善宿返俗事，你怎麼已經知道了？」

「世尊！我早即知道了，因為數日前，善宿從世尊那裡出來，即來訪問過我了。」

「那末，他在這裡有沒有說些什麼呢？」

「有的，不過都是些無知話。」

「你對他的所說，怎麼會相信呢？我知道世尊最慈悲的，對一個好學的弟子，那有吝嗇不教的道理，所以我感到他全受了好高務遠的心理和喜神愛秘的怪志所惑，不能腳踏實地接受世尊指導去修進，這是很錯誤的！」

「你說得很對，我對弟子們都是平等愛護，任何一人好學，都非能夠教給弟子們，唯恐弟子們懈怠，不肯勤學，時時以不放逸來勉勵，要是吝嗇又何必以人師自任呢？不過一般弟子們的根機有別，程度不齊，所以在教學的程序上，又不得不有先後的次第。善宿的出家，最初沒有講到為學神通秘術的，我也沒有以神通秘術誘人出家，但以正精進、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解脫、正念、正定八法為教導和無漏的基礎未固，不解神通的應用，學會神通，濫用起來，反造罪業，所以對神通的教授，我非非常的審慎。神通的示現，也得有因緣的，如果無故的示現，何異兒戲，可是善宿恣於無志解脫之道，因神通而來，亦因神通而去，真是衆生難度，我很自愧呵！」

「世尊！您老也不必為他難受吧，總之，您老，是本著平等的慈悲，對他盡了最大的努力和責任，只是他的業重無智，自暴自棄，于大思想，很有研究的興趣，對過去的所學，完全失去了信心，想跟您老人家學習學習，不知道世尊如何慈悲我嗎？答應我的要求嗎？」

「只要你有興趣，當然可以，佛法本非我個人獨有的，人人學習，人人有份，你什麼時候有閒，就到我那裡去住坐，我們來互相研究好了。」

「謝謝世尊的慈悲，改日我就前領教了。」

佛陀知道乞食時間已到，結束了談話，告別進城。

善宿帶著失意的心情，回到祖國毘舍離城；城中的一般住民，聽說善宿返俗歸來，人人感失望，覺得他這次的去來，無異入寶山空手而回，多麼可惜可歎的事呀！